甔甀洞藁

甔甀洞稾卷之三十八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贇校

序十一首

送楊公子任赴河南憲長序

公參政江藩數月有河南觀察之　命三省諸大夫將出餞公而贈公言乃大方伯傅公使使五老巖間屬國倫以執筆之役國倫謹受幣再拜使者告之曰予賤臣也又諸生時嘗一日望公顏色卽不能舉爵從餞者而猶得執筆代諸大夫言榮矣敢不拜命夫我　國家分置方岳而建之官其制監于三代損益

東西京獨按察使視唐天寶中觀察使廼其職則掌
察所部文武吏功能殿最舉大綱以考于
天子備黜陟逮巨獄論報得持衡剖疑而輕重生殺
之諸縣道官所不敢決者決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
不能廉者廉之彰善而癉惡明刑以弼教樹槐叢棘
之下凜乎任未易舉也豈其以貴倨而威吏愚黠首
哉間者河南巨寇起草澤兵連汴宋潁亳之墟委財
於新塗肝腦原野賴
天子威靈吏士戮力元兇俘矣然暴者未掩瘼者未
瘳士庶饑困寄命漏刻無何地裂自關以西來三川

之地為壑而其民從魚鱉遊者不下數十百萬益哉
籍所希覯不待仁人寒心也至今亡命之徒負峒觀
變實有遠心微以法捕之輒激而為亂諸守臣豈一
日忘不測之虞哉猶卻慮焉譬之理亂絲者不治則
終不可解急治之則愈亂也茲非有德禮長者以厭
其心顧復能以柱後惠文彈治之如昔時力易哉今
天子之命公往也誠以公能厭其心也公故為比部
郎明習法理多所平反其以副憲入楚也責大指不
喜苛繁蓋楚人無智愚稱公德禮長者是行也聲固
先及之黃河南北受賕吏當亟解印綬去而豬衣黑

幪無辜載于道者莫不引頸望公旦夕至更生之矣
予猶及聞朝士大夫語昔在
睿皇帝手書小直臣楊昇者非公之先給事乎
睿皇帝方倚毗給事而大用之會奔喪歸吳門遂不
起今殆厚發于公也公又孝謹承之蓋可謂令聞長
世矣往公以參政乞歸終太夫人養八年復召起守
故秩海内士則加額公台輔器蓋孝者所以事君有
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豈獨辨治河洛已哉夫士
乘時取功名朱丹其轂而人望塵焉沾沾自喜矣而
能世世稱忠臣孝子如公者幾希諸大夫曰吳子稱

人之美而及其世且不浮譽人是可爲公贈矣

洪南康太守劉君志仁入　覲序

往劉君爲御史直言敢諫有頃

天子詔廷臣議　太廟禮倿人某子甲議

宣皇帝廟當祧以逢

上意君抗疏力爭之無慮數千言批逆鱗也是時廷

臣人人危君謂必無幸賴

天子仁聖

宣皇帝之靈得不遷而　廟禮既定倿人放焉一日

而直聲動天下至今言者髮上指冠嗟乎君社稷臣

哉然亦坐是不得安其位於朝旋出爲雲間守守雲間三年不調會奔其先大夫喪里中又四五年 召起知南康 命且下朝公卿大夫私相謂以劉君束於治郡不啻如積薪而調又得南康南康豈所以居君君聞之曰過矣吾逢衣徒也得乗軒爲親民長吏者十年竊以爲榮康雖小且瘠豈有窮民哉吾第懼不勝任而奚以擇國爲比至南康適予爲理從二三大夫郊迎之入就邸舍因謁君曰曩予在諫垣讀君所上三疏竦然興骨鯁之思亡何被罪出而未有以稱過計不及爲君執鞭也君亦何自而滯淫江湖哉

蓋得日遊於君即九折皆坦途而三黜明直道矣君亦悽愴起握予手曰不佞倦遊甚矣迺為大夫人養復出得康又得良友如子竊有天幸焉匡廬在戶彭蠡鏡天國小則政簡而易凡壞瘠則其民勤嗇而易使如不保其無知而吾聽訟猶人也又何難焉乃吾與子俱垂翼去國夷猶寂寞之濵則千古一事計如是藏其身足矣而予又奚戚戚為居數月政緩禁止吏無奸私獄無怨讟百姓大悅間招予坐署中望五老諸峯挹瀑布泉衡縶賦詩各極神賞至持論天下事一觸感慨訶抵腕流涕愀然意悲不已未幾君忽

有疾疾月病甚父老子弟皇皇籲天曰天不慭吾考妣哉而吾屬其遂潰潰乎乃求社中百神禱之使君庶幾其有瘳乎是夕寻手進君七藥未及下咽君忽忽自謂吾生矣此非君之有大造於人神而有此異哉君既愈猶臥閣不出者一月且上上記謝病歸屬諸
上官不以爲可始出視事會大中丞按部御史相繼以其治行聞
上二三大夫從旁相頷曰方劉君爲名御史海內士想望風裁巍如泰山不可動沛如江河不可禦今觀其布德施惠弔死問疾惟恐不近民而民覩之若家

人父子如此乃知立朝貴方正而治郡首循良也是歲天下計吏劉君且戒期入朝或曰朝覲之禮修上下之交也退則於公卿大夫有私覿焉束錦總乘不備不足以覿而時又貨幣甚盛彼取卿相如左券者非無因而至也劉君獨奈何以垂橐往劉君曰述吾職也以禦人之貨而陳廷實以自媒其何職之述吾竊恥之且吾誠欲希世取卿相則奚爲而至於斯也而猶至於斯者吾固有所不爲也藉令以無享覿故而使吾猶反于康豈所不快乎而吾寧鄙而效之乎嗟乎茲凛凛獨行君子矣予於其行爲歌禾黍送之

送潯陽太守張君約之考績入　覲序

予家去潯陽不盈三百里少頗諳其土風民俗比張君約之爲潯陽守適予謫官南康與之境壤相聞又其郡博士弟子多踰匡廬而從予遊者予是以得習于張君而聞潯陽政夫潯陽據有江湖之險而當吳楚閩粵衝蓋東南一扼塞也故其地數被兵燹而民鮮世業暨我

高皇帝初定天下時彭蠡之役將吏多死戰者

帝恤之甚優因詔置江州屯衛使其子孫戍且種焉亟保障也至今持戰之士籍沃壤而責賦稍輕農人

秉耒耜迺得瘠土而耕之所出緡錢力役不啻過數
倍卽天下晏然無事八口之家計不及卒歲一遇江
寇竊發則驕尉罷卒鼠伏鳥獸散未聞有能持一梃
以格之者而瘡痍之衆反以捕詰增擾無息踵時此
失
高皇帝保障意遠甚矣邇者島夷入寇吳越江淮部
使冠蓋屬於路調發楚蜀閩廣諸路兵禦之率以潯
陽爲孔道亡論供億糜食不易劑量卽蠻兵悍逸無
制所過繹騷無遠邇皆扶老攜幼避之不復能安其
生業君來適當其囏蓋四年于茲而無一日不慼然

憂也嗟乎微君有憂也而民奚以樂生哉君故敦龐樸茂文明內蓄而所施措率多渾厚樂易之政因俗拊循有如烹鮮初不爲精悍刻覈邀近名也至處諸路調發兵不動聲色而士無觖望貨無闌出居者安堵亡者復其田廬百姓載道而歌而君口未言勞久之諸監司稱君江州長城大中丞薦其治行純美而君曾未有德色嗟乎君豈非長者耶君又嘗扼腕語予曰古有不下堂而邑治臥閤而郡理者吾竊慕焉乃潯陽非其地尤非其時吾雖欲與民休息不可得又豈復得與子賤長孺較治行哉過此以往益有所

不知矣茲予所以知君有憂心也今君以考績當如京師會亦三年入　覲期則是行也豈獨自獻其最得有代遷卽潯陽諸所可憂而非長吏所得自爲者亦當乞　清閒之宴入告
聖天子而急綏靖之矣君豈有意乎

與國孔氏譜序

今海內孔姓而譜闕里裔者什九廼其所傳率贋也予竊病之夫縫掖之士一日志於道卽循循孔子徒奈何冒非其自而衣冠俎豆祀所不知爲誰豈其以神明之胄足藉爲世重則所謂野合而生者又奚藉

而重也無謂哉里人孔仲續其先文學所爲譜成而請於予按文學譜詳闕里紀孔子後大宗法也仲譜詳與國紀文學後小宗法也初文學教授與國路以中原烽燧起不能復東遂家焉其子克仁仕高皇帝朝數被寵遇嘗與史臣宋濂應　召進講左氏春秋後累官至浙東按察使卒于官弟克寬疏以其槪歸葬與國　詔許之與國孔氏自闕里亡疑矣又克仁嘗系譜而濂序之稱五十五代孫克仁夫史臣豈欺我哉

高皇帝賜克仁制誥凡十三通閱今二百餘年散逸

晦蝕幾盡仲不惜破中人產購收之以示子孫世守
即得遺書魯壁中而拜孔子車服禮器未必珍於此
矣仲乎知重哉予既幸其譜之有徵而嘉仲之篤念
其先也廼作而歎曰明於譜之說禮樂其可與乎孔
子嘗曰禾生垂穗向根不忘本也夫古人安土重遷
懼支渙而宗法無考其流則服親爲塗人而不遷之
祖與秦越等耳若文學則埶有不能不遷者遷而譜
焉將以明本而不遺所自渙亦萃也然則譜也者其
仁人孝子之用心而禮樂所由興乎且文學去孔子
才五十四世乃孔子之道傳千萬世而素功不泯自

天子王侯學士大夫言六藝者皆宗之況其子若孫乎昔司馬遷傳列諸子而於孔子獨作世家豈不謂孔子大聖人非諸子列乎以此思祖祖如在矣予才不逮二史氏乃願學孔子其志則同故得以此而廣伸志伸其以告諸宗人無忝爲闕里裔哉

贈張郡丞序

夫丞之佐郡也有三難而善事上官不與焉蓋郡牧稱親民長吏儼然以其尊總一郡而丞鴈行之名雖同寅分實相制其功易掩而其究多不相能故碌碌因人則見以爲氣沮而才鮮所效百姓且不徼其福

而長吏者視丞贅也此一難也至欲稍自表見則見以為氣揚而嫌於出位與長吏相軋而長吏者又視丞敵也此二難也故事諸道上官行部御史察丞之廉汚賢不肖惟長吏所署牘入而低昂之豈誠親見其行事而較然涇渭黑白哉卽有微卻鮮不為所中故功不及居而過已浮實此難之又難者也今海內豈乏良丞哉有此三難而欲佐郡有成績而上下交與之於茲時蓋不多覯矣若吾張君之無難於此三者則又余所不畏何以故張君安成佳公子也自幼學已多大人長者之遊而其尊人嘗守瓊海稱淸白

吏則張君之脩於內行而習於吏事也其天性矣今所遇長吏又豈第君子如林侯余蓋聞林侯為郡廉靜不擾張君佐之較若畫一茲可謂同志而協恭矣林侯曰以吾得張君而使之名譽不彰是長吏之過也薦之諸道上官曰張丞良吏也諸道上官薦之行部御史曰張丞良吏也御史曰丞誠良哉迺檄有司束金帛獎之辭旨甚腆一日而張君名起矣且御史林君弟也林君不私其友期於同升御史不私其兄期於共濟嗟乎張君之無難於佐郡有由然哉吳子曰余初觴張君彭蠡之濱業已知其有吏才而能慷

慨任郡事已又從桐江與羅太史遇焉太史於其鄉人亡所問輒問張君又爲余談張君賢且及其家世孝友余是以樂道之

贈建州太守楊子薦序

楊君蓋楚人云學于燕南弱冠起家成進士推擇爲留都司馬曹郎其在留都亡論守秩修故事與諸曹郎翹然異也大者萬卒窮叛至甘心少司徒氏三山震撼卿相以下莫不絫息自廢計亡出獨楊君慷慨躍馬提白羽翕招之曰吾活汝汝其左袒卽萬卒人人響應無不左袒楊君者當是時撫劒無所用威綏

頰無所用辯楊君一躍馬而大難遂解談者至於今
髮上指冠豈非神氣足以彈壓之耶已
朝廷錄定難功遷楊君建州守守建州蓋三年年才
三十比予入佐建州儼然視楊君長吏也乃楊君則
不自謂長吏而折節予予退而竊歎曰海內薦紳先
生聞楊君定留都之難以爲其人必長老多所歷世
故盤錯爲能不動聲色而使反側子自安豈知楊君
今猶白面玄髮逡巡曳金紫若章縫耶已予從旁覩
楊君所爲治郡事又率用長厚之道法不貶而民親
令不苛而事核屬八閩苦兵建州居其上游羽檄交

與使車擊軫而至所徵諸路將士日不下數萬道運州而東也楊君領數從杯酒談笑間授有司者以籌其供億曰計如是如是足矣又亡命之徒嘯聚山澤爲變鄉邑諸父老扶攜趨楊君請兵戢之楊君則又從杯酒談笑間喻諸父老曰第歸無慮吾已爲若滅此屬矣已將士德色市人莫知有兵亡命之徒就禽而父老按堵如故茲信乎古昔所稱折衝樽俎者哉予旣心知楊君學不假年而足氣不加助而完才無所資於閱歷而用之不竭乃獨不能究其微也稍復私叩之曰大夫倉卒定難於彼從容解紛於此有道

乎楊君笑而答曰偶然耳嗟乎嗟乎楊君豈徒恃其神氣哉而所資於學者蓋深矣予與楊君居未一月以有昭武之　命別楊君即昭武僻且少警易治於建州數倍至欲以楊君之治治之神氣固有所不逮矣

送周仲含兵憲赴漳泉海道序

公初為冬官郎以管　宮功當敘為內卿已屬所善耿御史直言忤權貴人權貴人銜之因移目所善諸郎吏曰此輩實為之公遂出為延平守未幾
上覓用御史言法權貴人免官去客有賀公者曰權

貴人去公等自此升矣公曰休矣容直遠跡　主上之德直言敢諫御史之事不佞何至攘人之美以邀主恩即使靦顏內卿貴矣安見有加于良二千石乎於是人益歸公長者不可以富貴嘗也其治延則明師帥之體修保障之令典禮尚讓存問耆老吏民有善輒避堂以舍之即古文蜀郡劉弘農孟雲中其風曾不是過閒者烏夷寇闐諸縣道烽燧相望又山澤亡命乘墉而聚沙尤間危延如壘卵矣公毅然攖纓矢諸衆曰夫延七閩襟喉也延危則七閩之道阻而徵兵餽餉其進無繇以吾居延而使七閩坐困安在

其爲良二千石乎吾蓋有以籌此矣故寇至公輕裘緩帶以臨之使民不懼寇退公又臥薪嘗膽以備之使民不懈夫不懼則待敵有餘勇不懈則思患有餘智以故夷止異境乘墉之衆旋就俘馘公誠得勝筭焉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漢制太守兼領戎事稱郡將今之閫守吏皆有郡將之責至稱文武才宜莫如公會中丞譚公御史李公並薦公于朝謂宜提兵漳泉制夷于海不使得內侵報可延父老扶攜遮道固爭於中丞御史曰奈何奪我師帥使不得效河內人借寇君一年耶兩公諭之曰使君此行爲父老耳

夫閩大勢譬一巨室而家督者所使捍門戸得人則
舉室無驚今海上夷所從入門戸也延堂奥也使君
居延延安移之海上則夷無所從入而七閩舉安且
父老獨不聞楚似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乎奈何
狃堂奥之粗安而忘門戸遠計爲也父老唯唯從諸
大夫送公于郊而拜之曰公行哉克壯其猷海孽望
風且盡豈惟不負兩臺使所舉即
主上十年南顧之憂一日解焉父老不即塡溝壑猶
能延頸太平矣公遂慷慨策馬以行

爲王祭酒壽其母曾太夫人七十序

往在京師友人王元美嘗爲予稱述其師大司成王
公博物號武庫爲文踔絕名世通達國體眞宰相才
獨持論陗直好面折人又好汲引後進生之負俗有
奇節者予私心敬慕之然知公之不必相矣非久有
容城生坐上書言故相不法下吏治公奮臂詣政府
而請曰昔任座有言君仁則臣直狂生言誠無當其
何傷於日月乎爲明公計宜亟蹴救狂生即
主上體貌大臣既足以豫遠不敬而明公生一士以
結天下心且布昭
主上仁聖此王佐事也故相陽許諾而實爲佞人所

逢曰嘻豎子爲乃公畫此奈養虎自遺患何遂寢不救公亦以此見疏遷司成于南太學蓋遠之也公旣鞅鞅而南不復以其事語人惟元美與予實知之時仰屋竊歎曰藉令公之言濟則徐福爲漢首功而霍氏保有世祿與漢祚俱長顧天意豈可測哉其後故相竟以不法免而子孫並戍裔土有司者籍其家以實邊天下士皆彈冠相慶曰司成公令入相矣久之不相會佞人不欲遂成公名反其辭以中公公因而得謗去位公笑曰吾志也太夫人春秋高矣非不肯在側食不甘一日之養重於三公安知非佞人賜

耶於是歸里中日率五弟諸男子稱觴爲太夫人壽太夫人媞媞然安也公亦訢訢然樂也其里人鄧汝極曰王氏慈孝可以風矣嗟乎初天下士以公不及入相爲恨由今觀之相誠尊何以加公哉汝極又爲予言太夫人身膺王氏五世之統恭竭於上而澤延於下蓋王氏之姜嫄云大者身先勤約以篤家祚自微仕公與司戍公先後貴盛太夫人歲時一布素非垢澣不易由賓客兒女子以逮臧獲廝養所須魚菽裘襦又鮮不自太夫人手出者鄰媼或謂太夫人何乃自苦乎太夫人曰若豈知王家母不易任吾夫爲

百里長貧不持一錢歸見爲海內儒者師又不欲開
產業穢其素風微吾勤約佐之豈能視食指坐匱而
賓祭不供即有字孤粟乏之義安所資給行之至損
王家世德詎然也又何以爲諸婦鑒乎昔正考父饘
粥餬口孟釐子知其後必達關西夫子疏食步行自
謂遺其後爲淸白吏子孫此王家父子事也吳晉陵
妻負薪被絮公甫文伯母不貴家珍太夫人實有之
予聞汝極言如是蓋凜然避席起敬矣載籍所傳女
宗婦師懿節淑範豈盡出太夫人上而又不必以司
成公爲子猶曰蠅附驥曰千里則王氏慈孝世家何

止榮名不朽如金石哉太夫人明年年七十春王正月三日適其設帨辰也汝極先期來介予言爲太夫人壽予故論次其大者如此云

賀外舅陳公七十序

公蓋予妻陳恭人父云初恭人生而有異質公甚憐愛之擇婿當人予非許先大夫將使國倫委禽焉人或言於公甫井兒不視生旅何至以所憐愛委之公固謂吳氏世儒素此其父好行陰德後當有達者已從羣兒中瞰予得之曰兒雖遊於帛幡竹馬間儼然有丈夫之度豈窮巷席門所能久乎於是厚其資送

而以恭人歸恭人之歸也既不以貧賤故事予不謹且能推布操作庀家政佐予卒業得無内顧憂令予之從大夫之後也則恭人實相之公實俾之也傳稱樂羊子妻能成其夫張負郄鑒能得壻予並邁焉奇矣蓋自予爲公家壻見公壯年持高節里中俶儻任俠不受睚眦於人然獨雅好賔客即所居不過中人産日椎牛市酒羞庖膾炙與四方士交驩跳蹈紛拏濡首散髮累日夜不厭客有爲所苦者戒不敢過其門曰此醉鄉也公又竊使人要之曰安有望醉鄉而得獨醒徃耶乃復促席引滿以屬客曰若不聞古有

頌酒德者乎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熟視不見泰山其能須臾萬期扃牖日月非無謂也曹生亦言食若墳臣啜飲若灌漏巵大丈夫之樂事吾與若大之不能操權術以折公卿取貴介次亦不能結束陳禮法以下鄉里小兒又復安能齪齪爲守錢計而使一日不遊於醉鄉何豪哉以故士無遠近莫不憚公使酒而亦知公非酒人也其猶有所託乎公又重然諾與人以物若棄爲人排患解紛亂不欲執歎移德於人嘗有大盜夜寇其隣富人隣富人之子來告急公方與客呼博醉也乃抵博於地曰以吾居

邑屋至不見憚於羣醜藉令得志去則里閈之人無復帖席時安用此七尺軀爲於是更呼酒飲盡一斗奮戟躍馬率其子弟往救之盜聞公叱咤聲稍稍引去公復追殺數人縛數人以俘于郡郡侯頗壯公節俠議以金帛勞之公掩耳而辭曰吾豈以七尺軀博金帛耶此商賈之事不忍爲也以故里中人數十年外戶不閉藉公義甚高及予爲中書時嘗以恭人疾移書趣公入京視之至則恭人不待矣公在邸中又不欲予以房帷之感內自損也日强酒相慰藉是時予友人劉職方子成徐比部子與魏比部順甫聞公

至分夂攜酒來醉公見公曠然不作禮俗態相顧而歎曰茲眞醉鄉先生哉乃各賦詩贈之歸其後公以春秋高有三男子能其家遂欲屏跡不入城府即一再過里中長老少年慕公而飲之輒陽醉起逃席不肯竭人之歡予從旁難之曰奈何遽示人耄耶公笑曰吾誠不耄惡耄於酒耳今年公齒杖於國而其女適始受　誥命追贈爲恭人公喜而語人曰誰謂生女不如生男微女婿令吾尊爲恭人父也於是又戒其三男子宿酒俟吳郎歸與飲樂此予平生德公計未有以報又不克解郡事歸而壽公故特述公慷慨

高節之大者以代稱觴云

訓初小鑑序

吾兒阿端從塾師陸梃氏受易將卒業陸生謂余曰是兒强記日可千餘言今授之一經矣遂當旁及何家以足其三冬餘力乎余以兒年不滿十齡又其息甚侵不欲苦以博習顧塾師之意雅在惜陰重遠之也不曰愛之能勿勞乎於是誡勿得凌節馳騖希速成以憂乃公乃手編古人之訓其子者數萬言附以管氏所著弟子職暨虞允文訓諸生詰顏之推家訓凡數章彙爲四卷授之讀第令識余爲人父之意而

思才也嗟乎史稱元愷才世濟其美至謂不才子爲饕餮比之三凶以禦于魑魅夫才則濟不才則凶此其鑒豈遠哉且凶非性也習則使然習之不端由教弗豫敎弗豫雖慈父不得有其子及其離于凶而傷世德是亦父有罪焉卽余不穀猶以先大夫之靈得免於負擔夫又何敢禽犢畜吾兒乎善乎石碏曰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于邪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敎之忠古之制也劉吏生又謂七歲以上當爲擇師選友勿使近惡少矧兒且十齡乎兒能三復訓辭而繹其義則知古人家馴孝謹世篤忠貞功澤被當時而餘

慶流來裔者皆有以豫養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謂
訓無補謂子之才不才無藉於訓豈余所聞哉俟兒
年漸長固益當頌詩讀書明習禮樂博綜左氏司馬
子長百家言以廣汝才以成乃公志則訓未遽及也
題曰訓初小鑒姑以存之家塾云

三國機略序

予嘗聞兵陰道云不得已而陽言之其至曼衍無當
則稗官目論也豈誠知兵哉兵家者之言曰以智克
智機也夫兩智相克各欲圖變實虛動於呼吸而決
之從容其機皆以潛用顧豈陽言可盡即盡言徒以

滋不祥術太史公所爲司馬孫吳列傳曾不盈尺牘而其旨閎廓深遠使人讀之如親被鎧甲援枹鼓登陴合刃一時籌畫所運批擣犄角無不各當敵在吾目中矣至欲殫其術以授人則雖司馬孫吳復起不能玆子長所以良於史乎廼今方伯大夫陳公嘗讀書史館而歷試外服所至赫赫稱文武才頃以所著三國機略示予蓋不謂予不知兵也予時時手其書而歎曰公其以子長之才而潤色武侯諸豪傑之機事乎無論諸豪傑智謀相當勝負反掌人不必累事事不必累言三分鼎足之勢大較囊括之矣廼其

閎廓深遠之旨高明者躍如言外而屠兒賈豎曾不解其一籌子長列傳何以加焉藉使公當前箸雖萬敵且樽俎折之其意又書之所不必盡嗟乎不得已而陽言之也古有爲戲馬臺者臺廣不百步馬日馳驟千里御者不竭其力而絕塵追電其機自存彼以牝牡物色之則失之矣是書將以告天下之知兵者予故序而傳之

賀中憲大夫汪先生序

新安汪先生伯玉中丞父也初中丞守襄陽時以奏績貤封先生中憲大夫母胡太恭人云先生少負異

能爲儒任俠嘗以鹽筴遊吳越間見吳越大賈率廢舉與時轉貨貲以爲賤丈夫齪齪肥其家以遺不知所謂何人亡豪也遂罷不爲賈會詔開武學先生以膂力知兵事得試爲武生久之以吳大母諱言兵輒又罷去其後遇碉石異人授以使物卻老之術赤銅可化爲黃金先生甚珍之一夕土釜作雷鳴亡其藥乃謝絕諸方士曰吾業不能遊罔闐之野而息鴻濛之鄉以上無天而下無地安用從人間就大藥耶已見中丞生而有異骨大喜謂吾家世德鍾此兒遂當高吾里門矣後中丞舉進士選授大司馬郎其鄉之

人聚而嗟服先生今于公哉中丞之爲郎也好爲先秦兩漢古文辭一時學士大夫爭誦之先生則不以爲可見幸服官　闕庭上之稽考　先朝故實若名公章疏可以爲後事師下之習司馬法督將士能否邊圉堅瑕庶幾可當一面之寄釋此不務而工爲文藉令一旦在事將無以博士語臨之乎卽先生不以身用世而其言固已辨天下事目中矣先生居恒英氣勃勃不受睚眦於人顧獨自中丞顯貴後折節居里中二十年不入城府太恭人以裒裼相之如一日蓋先生旣杖于鄉中丞業已自襄陽擢閩臬憲使監

大將軍兵平島寇功成

上嘉之累遷公令官公愀然謂大將軍曩不侫從海
上間關百戰家大人憂之賴將軍之靈庶幾釋戎承
即得請急歸侍家大人養私願足矣豈其猶以尺寸
之勞徼福　王命哉尋遣使迎養會聞太恭人有疾
輒匍匐謀於大將軍不侫方寸亂矣今且解軍符去
苟全吾母子旦夕即及于罪無辭也與其厚自貽悔
乎大將軍慰之曰第亡慮太恭人今瘳矣自公舉兵
以來所全活海上生靈不下數十百萬孫叔敖之母
不云乎有陰德者天報之福公何過慮乎且今日之

事所爲受命則忘其家臨約束則忘其親時也即亟解軍符去徒以驚悸太恭人何益已太恭人疾果不藥而起中丞謝曰微將軍言不佞未知所稅駕雖然竊願有謁家大人雅好文得將軍一言爲壽無異馳拱璧歸也大將軍因曰予方橫戈疆場何暇剽儒墨以辱公徃見公抵掌天下文士雅及楚人吳國倫今其人適守昭武與予善公豈欲之乎公笑曰得之矣於是大將軍走書幣屬國倫言且申之曰中丞公固欲之予因報書大將軍國倫賤有司方結束受成中丞臺而使執筆以揚其世德直之則疑於諂不直則

亡當謹拜命之辱請俟他日圖之越丙寅公復迎養
先生先生方從社父老飲甚安無行意而獨太恭人
就養邸中無何中丞坐不阿鄉大夫得謗當移開府
他鎮中丞以告太恭人曰奉母還山終身色養兒志
也如謗者之言非情何太恭人顧謂若不憶欲棄軍
符時耶是何計人之情不情也而又何不自忘其情
至見於面而復使人側目若耶於是中丞爽然自失
曰聞譽不喜聞謗不怒令受命母氏矣乃欣然奉太
恭人以歸先生則倚杖待於閭曰吾固知兒之及也
夫有大功於閩而以不阿居之其能免乎由老子功

成身退之言則久於闔非見所也吾老且以為安見
豈有遺德乎中丞既歸乃奉
上所累賜鏹金緋衣前為先生太恭人壽日令供具
設酒食徧召先生所嘗與飲社父老相娛樂蓋自是
口不言功國倫曰是可以役大將軍矣予觀中丞年
始强仕位列上大夫臨大敵而不驚居大功而不德
海內豪傑願為執鞭者多矣無論先生平居義方之
榮即前所為誡子數語居然人倫之鑒而後所稱引
老子蓋又明於天道也與太恭人一言使其子爽然
自失不謂有遠覽深識哉古之賢父令母類多有所

託而顯其名迹乃若先生太恭人何必然中丞名道
昆大將軍東牟戚繼光也

郭學士集序

大中丞予木蔡公藎儀封故學士郭先生所舉士也
公來撫循中土未數月業已爲先生樹墓石乃又購
其所遺詩文彙爲若干卷授之梓而屬予序予竊有
深慨焉夫先生屈起中土侍從　兩朝嘉言善行流
照士林郁郁乎稱經笥學府矣古人仕賢者之鄉則
式閭封墓以示敦異今先生下世垂三十年閒墓蕭
然著述亦多散逸先生之門人故吏豈不星布雲錯

於宇内哉顧表章有待以至於今信乎斯文之興喪
非偶然也惟是中丞公懷古人之風脩知己之義將
報先生地下而使薄俗一敦于是以有深慨焉夫石
勒其行則潛德用光梓傳其言則遺風斯遠嗚呼郭
先生於是不朽矣今觀集所載先生詠諸　郊壇陵
廟者其詩莊以和發於旅寓酬贈者其詩悲以感吞
吐川嶽鼓吹六經益得風人之微非貞觀以後辭家
及也至於紀時敘事之文則又遵三易之遐軌黜百
氏之頹習茹今涵古揮翰成風蓋蔚然一家言矣以
是不傳傳而不自中丞公斯文其奚賴耶昔桓譚語

嚴尤曰楊子書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況先生學爲儒宗守正事　明主音節發於性靈而議論不詭於聖哲其人與書已非楊子所望而又得弟子如中丞公長卒之視桓譚豈遠甚有不親見其傳者乎刻成爲嘉靖壬戌年之五月五日

甔甀洞稾卷之三十八終

甔甄洞藁卷之三十九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贇校

序一十二首

送少冢宰林公赴南都序代作

往予讀儒林傳至稱鄭少君入鄉唐虞之閫道出參冢宰之重職蓋巳私心豔慕之及覩范曄論述大儒其致在談仁義傳聖法使人主識君臣父子之綱知避邪歸正之路則又未始不三歎史臣之尊儒術意甚深也以今觀於少宰林公豈不一代大儒哉公三世起家經術相繼為史臣大父文安公終大司馬父

大宗伯穆疾在告會今
上即位公自大司成　召拜少宗伯充經筵講官雖
累葉通顯而淸德令聞並足以長世公尤博綜羣藝
通曉國體海內綴學之士業已號公指南武庫至於
立朝大節則漢諸儒不同日而論矣公見
上銳意學古日御經筵即慨然曰玆千載一時也吾
家世受　國恩先後備侍從人以爲華然未嘗剖符
班政無所自效其愚鞅鞅有觖志今幸以薄學充在
講勸得藉一言償
上小有匡正即於納誨輔德之職庶幾焉不則徒讀

父書希容取富貴非志也故公每入講輒援據歷陳
列古義已復敷引時事抗首而請多規諷辭
上亦歛容嘉納之顧時時語侍近幸人近幸人目公
矣居一歲公遷少宰仍兼學士講官夫公方强仕之
年被遇至文昌貳卿位次八座儼然以其學為
帝者師乎不佞覸顏背長比見公如是即所豔慕鄭
少君又何足多也無何
上御便殿召公入講至大學生財有大道因勸
上汰冗節浮語涉陗直
上默然久之徐欲用其言則近幸人不以為便公遂

有南都之　命矣是時朝士大夫不悟
上意所出公獨曰吾罪也敢以南爲遠乎嗟乎公蓋
明於大臣事君之道矣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
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又
曰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斯言也請得爲公誦
之且有周卜洛分陝之役以命周公召公夫周召豈
可一日去王左右哉王命重有所屬迺其納誨輔德
之意書誥惓惓不以遠邇而相業亘古今爲昭今南
都去帷幄遠矣又安知
上意非以周召遇公公且戒裝發于從朝士大夫郊

送之又執手而屬公曰公毋以逆旅人之言爲行哉昔張酺以嚴見憚出帝後思之曰酺入講有史魚之風已復引酺講尚書禮賜殊特楊秉以規諫不納乞退太尉黃瓊上書固留秉勸講不宜去朝廷帝從之夫明君獎直以資理大臣留賢以體國皆往籍之所崇也我

皇上明聖遠過漢主今且思史魚之風召公予即抱留秉之義何言哉何言哉

胡祭酒集序

司成胡若思先生豫章人起家文學薦陟青宮歷事

高文二廟學術聞望冠冕南州其所自著願菴集諸學士名公序而傳之矣今先生即世垂二百年海內後進生慕其鴻筆罕從購睹往往懷遺憾焉頃司馬中丞李公鎮靖兩粵襲服諸夷業已建纛修文幕府清宴乃手先生舊集一帙屬吳子曰玆予先世所爲十襲珍也古人尚友先自其鄉有如杞宋文獻齊魯經師非藉表章能無湮歟先生　熙朝大儒故當不朽子雅好藝文又嘗一日遊豫章也於先生獨無意乎吳子唯唯退而稍爲銓次得詩之精者六卷文八卷殺青以復司馬公因序曰知言難哉宣父至聖辭

命未遑蓋難之也況游聖人之門者乎原自絲綸以還竹書韋編以及二南十五國風其詞醇麗溫厚蓋上世之大音也逮夫三傳八書離騷十九首紀述既嫺諷詠合度蓋去古未遠詞旨廓閎其後二京寖盛言成一家六代佌偶末流不競近體變自唐人音節稍振然貞觀大曆以後無采焉良由風運遞遷才品殊致雖瑕瑜不掩而復古爲難其惟能者從之乎語云不逢師涓勿與審音不遇季札勿與觀樂豈涓札之外人皆聾聵彼有所深慨矣夫學以益才文以足言皆明訓也中人承學鮮究斯義大較有三疾焉師

心者非徙古而捐體裁負奇者縱才情而蔑禮法論道講業者則又譏薄藝文以爲無當於世嗟乎茲不學之過也藉令體裁可捐則方員何取於規矩禮法可踰則華實不必由本根謂藝文無當於世猶之責騶麟之不耕而以司晨病鸑鳳也不已誣乎夫師心負奇其詞骩骳曼衍勿詼矣乃論道講業名爲聖人之徒也何至叛體要之訓蹈鄙倍之戒侏儒大雅糟粕微言以自掩其孤陋猶曰我具體聖人足矣焉用文之其誰欺乎乃先生以學名世多所窺覽秘閣書博綜外家旁貫職典故其爲文若詩上緣聖則下摭

玄洸思重淵綴采繁露縱之若隘八紘操之曾不
下帶蓋發抒性靈宣暢風教庶幾視衛梁氏鼓吹六
經矣若其侍從密勿容與高華而猶模志洪厓寄懷
玉笥恬漠之度至今猶可想而挹之其視困窮愁而
著書遁幽巖而逃史者又不啻徑庭矣夫抵掌非敖
非其似也捧心非施非其不似也先生諸體不煩繩
削而步趨音節伯仲漢輿蓋未嘗求似而又未嘗不
似其猶郢斤庖刃乎才益於學而言足於文若先生
者庶幾聖人之徒哉而司馬公則先生之涓札也可
以竝不朽矣

綠槐堂藁序

嗚呼此故給事王先生藁也往先生謫楚時蓋識予諸生云先生問士於邦大夫所舉里中少年十數輩先生以次閱之無一當邦大夫乃召予以墨縗見先生先生閱予所爲舉子業輒驩然喜曰大夫今得士矣初予爲舉子業未嘗有大人長者之遊稍稍離訓詁而自匠其意又不習爲俳偶語以故諸少年見而異之至私相謂吳生好古而不達無能爲也予亦少有惑志以其故告先生先生曰子異才也嘗遇異人識之曰仁任安不云乎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藉

今兩舍人卒不遇趙禹亦非衛將軍所能用然祁同席之人騎奴耳子奚慮焉予退而有感曰嗟蔑以一言見知然不遇叔向則堂下收器卒耳越石父以一顧見贖然不遇晏嬰則道傍負芻廝耳語云馬爲知己者良士爲知己者用今先生知予予何以爲先生用哉蓋嗣是益用以自信而不爲少年所移先生遇予日益以厚而爲游與諸名公甚力也諸少年又從旁竊窺曰異哉王先生固不易當獨奈何當吳生居數月先生遷官去予以先生之靈蹔得售其薄技于有司而從朝士大夫之後始復接先生所與故交縉

先生所遊禁地而望見中秘讀書處乃知先生以文章高為儕列所忌又直言忤執政不容于時輒為摇筆大息非久予亦被謫出奔走梁楚閩越閒至于今別先生凡二十五年未有尺寸以報知己且日夜思再見先生不可得嗟乎吳生負先生哉往年先生寓書楊別駕來屬予序其集辭古款密予蓋心許之矣頃其子荃使使萬里踰嶺渡海以先生遺命趣之予惜然驚且泣曰天乎使予不及再見先生而又何敢負先生幽冥也乃三復諸葉而拔淚序之曰先生由史館禁掖謫居湖海懸車之日鬢未及斑海內士莫

不惜先生未究其志乃先生退處湖濱坐臥茶舒倚情翰墨流照雲霞意甚適也明州故盛文物先生所與遊非濡筆之士則懷鉛之儒取材既備益廼滋廣諷詠結撰惟其意之所之鮮不臻妙即楮敝是餉人猶知其為大家而珍傳之夫南山之竹不揉自直而又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何發不貫犀華乎予蓋知先生之志不用於世而用於不朽也昔桓譚知楊子書必傳而私憾其不及見先生諸藁親見其傳無憾矣顧予今序其事先生已不可作而復覿也豈非予負先生哉先生諱爻字徵久綠槐堂在鄞城中蓋先

生所卜新居云

李尚書集序

余聞諸談藝者之言曰玉不雕璠璵不爲器言不文典謨不爲經嗟乎豈直談藝也與哉此其言匪雕文之工而貴其所以爲器爲經也藉無璠璵之質雖器不列宗廟矣無典謨之意雖文不被金石矣豈直談藝也與哉卽左氏所稱三不朽余竊以爲其致一而已焉天下未有立德之士而功不施社稷言不垂鼎彝者乃言華而功實舉一可以辨德耳故能言而不習於事豎儒也能功而不嫺於辭木強人也皆德之

秋也而互相訾詆則德之棄也近世豪傑名家率各擅其才之所近以相雄遂赫然自號不朽此賢於鄉人耳豈誠不朽之道乎今觀於冬官尚書新建李公蓋誠負名世之德器則宗廟而文則金石者也公自釋褐敭歷于今三十年所至多惠政殊績未嘗自以爲能頃以少司馬秉鉞南征屬東西兩越一時竊發如蝟公慷慨折節下文武士條上便宜方略竭股肱之力以經營之一鼓而兩越平吏士解甲蒸庶按堵業已書勞于 廟而紀于太常未嘗見公有德色公所著藏稿凡七卷予得諷而誦之詩道性情而用意

深厚即觸目感于不加藻繪鮮不音中而節合泱泱乎風人之遺究文述名實而敘事簡嚴高不踰情庳不儕俗悖於君親朋故之誼而潛於德藝經術之微殆藻溧一家言也古稱大夫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祭作器能銘公兼有之而又不欲以文名家夫非有名世之德能然乎予問公故負奇南州少即從事性命之學已復博綜羣籍窮悟玄理又所過燕趙齊魯吳越三楚之地諸民風國俗氣候形勝皆得目獵而掌運之故學洽而氣完神澄而智睿益足以闡襟宇而發其才情胥及多聞子產博物司馬遷周遊

廣覽不足侈矣故言以學而文功以學而烈有若取之探囊而應之迎刃非欲解天下之順而震耀其耳目爲也其究豈易窺哉余以戎事奔走公最久愧不能贊公一籌會大功告成文亦就帙公且以尚書之命趣行余竊有感焉因借書於簡端非敢爲談藝者易幟也

賀司馬總戎殷公壽序代作

余既得請臥痾庾嶺之麓不復敢聞天下計矣然余粤人也粤之肥瘠固未能一日忘情往歲粤西有古田之警心竊危之以爲粤東苦寇極矣西難復作其

將及乎巳聞大中丞殷公奉　命鎮粤西陳兵討罪
誅者什一降而撫者什九經營甫朞月古田平所全
活粤西人不下數十萬而粤東人業巳陰受其賜相
率日夜望公東也余因慰之曰兩粤如左右臂　朝
廷固念之矣未幾公果膺司馬之　命仗鉞秉旄制
兩粤戎事而栫衞其民廣日本祼夷數千飛艘渡海
犯我嶺西海北諸郡邑所過幾無完壘詗事者至公
疾馳羊城授策諸將吏往一鼓殄之俘馘祼夷千餘
人還我繫纍士女四五千人所全活諸郡邑人又不
下數十萬而嶺之東南𡽪寇蓋莫不畏公天威自爲

乃賦散矣會歲大侵而民多菜色公戚然曰大兵之
後必有凶年粵誠不可一日去兵然使吾民饑且纍
纍溝壑也將孰從而兵耶於是日聚藩臬諸大夫郡
邑長吏究圖所以賑卹之近者設糜遠者平糴又遠
者乞糴鄰壤資之庾帑弗繼即移軍需佐之曾不指
一錢一粟於民間所全活粵東人又不下數十萬余
從里中父老私相歎曰微公來吾屬幾無孑矣
朝廷之念兩粵意深哉藩臬諸大夫將爲公介壽使
使徵言于余余以諸大夫從父老意也即儒者勿談
壽乃公之全活人多矣孫叔敖之母嘗云有陰德者

天必報之以福公之多壽又豈待祝乎余觀古今善言壽者莫如孔子大言不過曰人之生也直是直也天地生生之大德也即所謂仁也人生於仁而不能自生以生人非直也非直非壽也故聖人之壽非可以星精窺蓂莢紀也至求長生之術如所謂芝圖鴻寶以巢餌丹還白則枉亦甚矣何以壽爲我殷公天下士也內不斋疑外不飾貌曩在諫垣天下聞其直言及實力四方天下頌其直行令制兩粤貴重矣開誠布公推赤心以置人腹故章程畫一號令不煩賞當功罰當罪予賢而奪不肖直也誅其不用命者而

撫其用命者直也威敵用武附衆用恩直也公皆未有意也夫公自全其生理而又能廣此理以生千萬人天地之大德其何忝乎即公旦暮入相爲 國家培養元氣而使天下久安長治固非獨粵人願也其爲壽何筭乎然則陰德陽報云又不足爲公祝矣

謝氏家藏稿序

有愚公者惡高山而居率其子孫操箕畚扣石墾壤將運於北海之尾智叟笑而止之愚公曰我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高奈何不平智叟無以應此雖鄭圃寓言而其旨殆難與淺識者道也史紀駔儈

富比千乘家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賈以積居爲利乃廉倍於貪則遵何說哉嗟乎知貪之不如廉而智之不逮愚也思過半矣昔者司馬談敘史爰及重黎而屬其子遷曰予爲太史嘗續吾祖韋玄成述祖德肇自豕韋及復玷缺則又作詩以戒子孫彼所謂家學有作之者又必有述之者而後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余所善謝文度氏博雅善屬文尤工詩賦仕爲信宜令非其好也久之辭令去喜而就余曰吾家自王父承德君某從父左史君某海州君某父文學君某伯兄溧縣君某 光三世茲以高行博學顯名既

駱閎然仕不遇合家不宿儲竟泯泯齎志以徃余竊
痛之而又不欲汚其素風問從敝篋得逸稿若干篇
次爲六卷命之曰謝氏家藏稿即非大方宏麗竊頗
世世寶之余因得而縱覽焉且覽且歎曰嗟乎文度
家學夫固有所受之也司馬典史韋氏遺經亡論作
述各究其志而已克玄度之志何北山之不可移雖
千乘之賈所就孰與文度多哉玄度名丰建州人

沈純甫詩集序

純甫蓋構李世家少年以明經取高第然負奇慕古
聲利非其好也未幾病免歸踰三年始拜番禺令番

禺廣州大邑故令雖戴星衡石不免以叢脞損名乃純甫臥而治之猶有餘力操翰墨與諸詞客遊卽番禺人未有不神明純甫者頃予過廣州純甫方病臥不能出意鞅鞅自恨居數日强出同二客載酒詣余舟問詩爲酒間闖予一再語輙𩖇然鼓掌而起曰吾出署時頭猶岑岑今病去體盡矣乃引滿縱歌達曙而別不復一言談詩嗟乎純甫固深於詩哉卽予說不足以解人頤純甫宜以爲贅矣夫衆工舐筆和墨宋元君不以爲奇視一人解衣盤礴而坐則歎曰此眞畫也其意不可想而知乎彼運斤盡堊匠石巧矣

非遇郢人立不失容其術亦無所試且此兩人者曾不交一語而心相爲質又宋元君所不及知語云善易者不言爻象純甫之爲詩又奚俟予贅乎諸詞客奇予遇純甫如是爭相索純甫詩傳焉因請予序姑述此以應之

七澤吟序

予讀楚辭而知楚之人善怨其天性哉怨而不怒非獨離騷歌辯爲爾滄浪濯纓江潭鼓枻皆吟詠性情以風世而引商流徵之遺音猶有存焉至如藝文家嚴忌哀時命王襃九懷劉向九歎類謂之楚辭皐文

君白頭吟諸葛武侯梁甫吟又類謂之楚調曲蓋取其情志憂抑音節微婉與離騷同勿論非楚產矣太史稱離騷兼風雅斯其爲辭賦祖乎巴陵胥季明氏學承世家氣吞雲夢弱冠舉明經視天下事如指諸掌已俛試爲鄱陽令不效輙自病免去之洞庭之濱隱焉不復問天下事矣嗟嗟非所謂忠而見疑潔而蒙污者乎夫離騷自怨生也若季明氏可以怨矣予故未嘗識季明則中丞羅公時時談季明高隱居且三十年布衣蔬食晏然一無所營日抱膝長吟而已乃里中故鮮好事而季明益落落寡交即工於吟海

內士無從知也徃嘗一遇顧中丞引以為上客授簡賦詩李明無不立就雅見稱賞蓋自是七澤吟稍傳夫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掛讒而進則見珍夜以投人則見猜忌時與不時耳李明以彼其才試一令不效退而苦吟以自老而又不見知名海內士即不遇兩中丞縻識而表章之其將濯孺子之纓鼓漁父之枻安所適而可乎古有悲士不遇而作賦者曰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選予誦七澤吟蓋不待竟業而歎李明之善怨猶幸其遇兩中丞固奇也為序而傳之

餘姚史氏世澤錄序

予覽圖經會稽聚東南王氣姚丘禹穴在焉巨靈所鍾故多鼎甲右族而史氏則周太史衛晉大夫之後蓋神明胄云其後百行三忠爲明州世家凡再徙莫盛于姚矣　國朝自資政公逮七世孫中憲君身致通顯者三世以書勞　賜爵者四世郎載籍所侈如銅鞮鉞鏤傳龜襲紫諸名閥奚豔焉中憲君方握兵符鎮靜五溪三苗閒會

今皇帝即位嘉其績　賜璽書勞之中憲君緦緦焉北面稽首曰臣實無勞徼福

上帝則先臣遺澤哉乃發先世所藏　累朝璽書十五襲彙錢爲一帙以志不朽名之曰史氏世澤使使越千里詒吳子書而屬之序吳子曰茲所爲三命茲益恭也史氏其有後乎昔周命君牙以世篤忠貞羊舌職十世勸能以恩訓不倦汲之先有功于衛至長孺十世世爲卿大夫韋玄成述祖德以戒子孫則車服威儀廪廪不勝懼然則士之有封爵也豈其以希恩榮當世而膏潤其族類爲快哉固欲世世忠王家無忝乃祖父耳中憲君與高祖太保公先後起家進士太保公在　孝廟時以御史大夫掌內臺出總三

邊戎事夾輔之勞紀于太常生累 貤封沒贈 郵典此其先必有祕德者京兆參軍雖薄發猶足顯其二世而享有象賢乃中憲君身承七世之統業已爲天子宣力四方赫赫負公輔望太保公之澤又豈可以世限乎古有自多其陰德而高里門豐匹練升而字其孫者予竊病其卜世之不遠也若中憲君之錄世澤意遠矣意遠矣中憲君名嗣元字懋宗七世諸封爵備在璽書勿序序其大者如此

送侍御劉公還京復 命序 代作

國家分畫諸方岳廣吏治以乂安元元蓋詳乎昉之

周官矣已猶懼吏不事事而民有遺德率用中執法一人塡撫之執法御史一人按治之夫塡撫按治各職其居要之乂安元元其道實相成也非以相軋也諺有之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言相成之不可以巳也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使王良操左轡造父持右轡則其轡不能成駕田連成竅天下之善鼓琴者也然使田連鼓上弦成竅擫下弦則其琴不能成曲人臣事事一方使徒以其意相軋而無以爲相成之實即吏如束溼而民有重足立耳其能共勢以成功乎余不佞自有塡

撫中州之役日夜懼無以稱事乃聞按治御史爲我濤苑劉公竊復自幸庶幾其寡過焉余秦人也方公按秦時天下士想望風裁然公實未嘗以柱後惠文彈治秦秦人人能誦之巳按兩浙如秦豈其視中州不必秦乎余所謂以道相成而不自用其意者蓋得公益不敢不勉矣比余以仲春之月趨至梁邸則公巳按部出乃三川二潁之間功令一新百僚敬憚遠近無不相賀至於削牘計事公先之余後之余先之公後之雖智能不類而公實不余耄也巳觀公治吏墨數人而解綬去者多矣才數人而彈冠起者多矣

公唯其病民與否非以意爲予奪也其治獄累讞所不及疑者疑之累讞所不能决者决之公唯其病法與否非以意爲生殺也其治民繩其自相暴者以安其自相養者譬則去莠而不傷良苗攻毒而無損元氣尤非以意爲擿發也公之所負寧風裁而已乎夫明大體者戒刻深輸遠猷者略苛細智有以不察爲明威有以不猛爲烈彼蒼鷹乳虎之號非不赫然震于世而有道之士竊不願聞非無謂也公所爲按治中州而塡撫之道備焉茲余之所不逮而取助於公者深也庶幾其寡過乎公故侍殿中掌法令明習天

下圖書而又執三巡之勞脩六察之典今且報使還
朝遂當受知君相爲社稷臣其繫天下輕重大矣豈
予以自幸故而能遲遲其行哉漢楊秉爲御史時人
即稱其有宰相才余誠不佞知公固秉其儔也於是
乎有贈言

賀大中丞孟公壽序代作

予之按兩河也蓋遇大中丞孟公云公今年六十有
二以孟冬之月十二日初度諸大夫庶士德公甚深
且望公童面台背若玉光紫氣英英見狐南狼北間
私爲難老純嘏之祝者洋洋盈兩河矣予聞而竊喜

之因進觴于公曰昭乎哉公之爲壽也與古今言善
養生者莫如軒轅氏而言善治人者亦莫如軒轅氏
其問道於岐伯曰恬澹虛無眞氣從之是以志閒而
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蓋大旨也至問治於
襄野童子則曰子之治天下猶吾牧馬夫牧馬去其
害馬者而已治天下亦去其害天下者而已公居恒
未嘗與人談養生然每好讀黃帝內經而內經所載
則養生養民之道具焉古語有之得道之眞以持身
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公豈進於是乎
今夫殫千金而學屠龍者技成而無所用巧以象爲

楮葉者窮三年之力葉雖工而人不見珍何也爲其作無益也今天下士敝精竭神矜能眩智而沾沾與一世相雄長者豈少哉其試則宋人之楮葉不試則朱泙漫之屠龍手也尚父田不償種漁不償罟以爲武王師則有餘智孫叔敖不知軛在衡後而相楚則能以其君顯彼皆務其大而忘其小也予觀於公明於

國體而心常下人嘗提兵雲中決策破强虜而口不言功貴在九列而無家珍筲綺之好由中執法出鎮者垂十年曾不以歷試經營爲勞庶幾乎恬澹之旨矣乃今保釐中原則又人置赤心不責苛細已

乃繩賕吏禁大猾繕城堞謹蓋藏驅螟螣蟊賊使邑無引肘之憂村無乘塞之虞病潦者洫病饑者粟居不閉夜戶行不拾路遺公之心也非所謂去其害天下者而已乎夫不作無益乃有益去其害卽享其利養生養民一道也作君作相亦一道也此無它順之也有牛於此使烏獲疾持其尾尾絕力勸而牛不進者逆也使三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其所之者順也彼岐伯裏童皆所謂天下之至人也軒轅氏得其道以順治其身且治天下故世稱極治壽至無筭今大梁之西覓具茨洪堤在焉公師其內經而適揗循其

故都之民則所自爲長生久視而爲天下國家萬世治安計者固至人之遺而神芝鴻術若或陰授之卽耆艾非所以祝公矣昭乎哉公之爲壽也與公渭南人字汝器起家進士

宦遊紀畧序

大中丞孔麟陳公宦游所至輙有紀若曰此其大略也予從武昌江別駕受而讀之竊歎公天下才所至輙當其囏而解之率如迎刃玆豈徒以才用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夫有所受之也公初爲御史按治吳屬島夷以百艘入犯且至公下令敕諸將勒兵游

上遊拒之旋議開海禁使民得大治船捕魚以自殖因令習水戰藉以為備自是夷患遂息而兩浙八閩聞而習行之夷患亦息乃用其餘勁殄劇寇七百人解叛兵數萬人所省歲餉不下七十餘萬金吳之不為沼公力也尋量移督學使入晉會虜騎六十萬蹂石踰汾而闚晉之南關晉王侯諸大夫且坐困公獨毅然倡之曰事急矣守堂奧孰與門戶要乎於是遣將提大兵趨交城文水間邀之虜果避吾鋭迂從間道出徐溝徐溝去南關僅百里闔民聞虜先聲大半思為鳥獸散晉王侯諸大夫又坐困且曰倡議者奈

何以空國當虜公曰公等各爲其易請發城中壯男子可數千人分門守之虜至矢石交下埶必不能近城其雖不武請得以其身爲南關翼於是單騎馳至南關援枹鼓以姝死誓衆衆亦賈勇而聚無不一當百虜聞南關枹鼓聲日夜不絕又懼交城文水兵還而夾攻之遂復從間道潛遁去公雖口不言功而晉人至今尸祝之矣已擢按察使入粵按察使刑官也公曰粵之刑孰重於借軀亡命匿萑苻而虔劉吾民者哉於是廣間諜懸訾賞募死士勇有力者數百人偵賊出沒密授方略以往徐聯兵邀擊之所向如破

而盜穴一空未幾宅太夫人憂行已除服起家三仕楚爲執珪竟以有塡撫之　命公筴楚患莫大於水其自荆河而下歲以築隄疏穴勞費不訾然當其奔决時一望皆巨浸卽狼牙之石不能爲堅公徐黙計之此豈有可制於上游乎於是身親行縣歷夷歸望三峽諸郡邑長吏及其長年三老而與之謀無當其夕公夢絳衣黃陵神來謁覺而有感遂挽舟上峽求所謂黃陵廟而牢祀之已放舟下峽則又夢其神來謝起伏如壘石狀公大悟從舟中環視兩涯間故多壘石可梁因敕有司計而梁之梁成凡二十餘所蓋

從上游稍緩其懸流使得瀠洄而下不至奔瀉爲諸
隄穴患自是水果不災民始有歲舉楚中十七年大
害一日而弭之人力豈至此乎昔者禹行河見長人
魚身曰吾河精也而河尋底定公之拯溺神寔相之
功豈在禹下耶乃其攘夷禦寇則周公之膺懲固兼
之矣予又聞不疑生於慈慈故能勇夫慈母之於子
也務致其福則爭除其禍故思慮熟而功必成功必
成則其行之也不疑此慈之所以勇也君子之慈其
民亦然不犯其所小苦必不能致其所大利予觀公
之治兵類多越樽俎而創爲奇畫而施之率多奇中

然仁人引以爲痌瘝皆智巧之士所深避焉至於治
水則又竭諮諏之力窮相度之能至思與神通雖江
漢故老不及借前箸非所謂思慮熟而功必成耶慈
故能勇信矣信矣予知公才有所不盡用而用之不
可勝紀故曰此其大略也語有之非常之原黎民懼
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善觀公者亦可以得其槩矣
予不佞敢以別駕之請爲公序而傳之

西征雜述自序

予以校士取道水西九驛渡赤虺河畢事四衞往返
幾二千里皆羅夷故墟云四衞在漢唐時稍通爲滇

蜀道民夷雜處獨九驛闢自我
高帝奄有黔筑之後至今夷部落如初特爲中國役
屬耳轍跡所經奇詭不可名狀蓋居然遊燧人以前
而與茹毛衣皮者伍也又氣候不齊嵐瘴颶疾以孱
然病軀嬰之萬一無幸何論險阻摧折哉昔博望侯
傢大夏司馬中郎張西夷彼其意非不廣夫我則不
暇矣爰有雜述敬俟觀風